

殉道真福

若瑟·高華斯基及五位波蘭殉道青年

JOSEPH KOWALSKI AND FIVE OTHER YOUNG POLISH MARTYRS

1999 年 6 月 13 日主日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 108 位殉道者榮列真福。他們大部分是德國奧斯威辛(Auschwitz)及達喬(Dachau)集中營的受害者，包括來自波蘭克拉科夫(Cracow)、在 1942 年 7 月 3 日被殺的若瑟·高華斯基，以及來自波茲南(Poznan)慈幼會青年中心、於同年 8 月 24 日被送上斷頭臺的五位波蘭青年。

殉道真福

若瑟·高華斯基（編號 17350，1912-1942）

德國入侵波蘭

1939 年，德國納粹黨崛起。納粹獨裁者阿道夫·希特拉(Adolf Hitler)公然挑釁全世界，尤其對波蘭虎視眈眈，更向世界宣告，波蘭是注定落入他手中的「重要陣地」，以擴展優秀的日耳曼民族。

1939 年 9 月 1 日，2000 架納粹戰機轟炸華沙及波蘭的鐵路聯軌站。整個國家陷入癱瘓。德軍深入波蘭領土，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。波蘭在四星期內被迫投降。

翌年，希特拉計劃大舉入侵俄國。為此，軍隊需要佔用波蘭全境。希特拉高傲地說：「波蘭人只是奴隸，注定要服侍日耳曼民族。」日耳曼人專心戰鬥，波蘭人則代替他們在工廠和煤礦工作。德軍開始大規模驅逐波蘭人。納粹秘密警察常在凌晨時份闖入民居，拘捕知識分子及要人，以防他們聯手反抗。

慈幼會會士被捕

1941 年 5 月 23 日：聖母進教之佑節前夕，秘密警察闖入克拉科夫的慈幼會省會院和自備神學院，拘捕 11 名神父及 1 名輔理修士，包括神色安詳、雙目炯炯有神的若瑟·高華斯基神父。他曾擔任修會的會省秘書。6 月 27 日，被捕的會士遭分開囚禁，其中 4 名克拉科夫慈幼會神父被殺，其他人則拘禁在集中營，將會在奧斯威辛被處決。當時，集中營大門顯眼地展示這標語：「勞動帶來自由。」

1. 譯按：1928 年納粹黨崛起前，德國政府以「勞動帶來自由」(*Arbeit macht frei*)作口號，為提高就業率的社會政策作宣傳，後來納粹黨沿用此口號，並在多個集中營大門展示，可能是用作揶揄猶太人（納粹的政治宣傳把猶太人抹黑為懶惰的人），或是給集中營囚犯虛假的希望。

集中營的高華斯基

為管理集中營，納粹主管聘用一些心理異常的罪犯，例如犯了虐待、行為異常等罪案的人。自 1941 年 6 月起，這些罪犯是高華斯基神父及他的不幸夥伴的「上司」。在集中營裡，他們給脫光衣服，被推進一個小房間「消毒」。這場大災難的一名生還者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：「噴孔忽然噴出滾燙的水，然後有四個人衝進來，大聲吼叫，把我們推進附近一個冰冷的房間，我們的身體還淌着水、冒着煙。在這裡，另一群人向我們吼叫，擲給我們一些破布，把一雙雙木底舊鞋塞進我們手裡。我們還未意識是甚麼一回事，已給趕到廣場上，身上一絲不掛，也沒有穿鞋子，手裡拿著衣物。我們還要趕到約一百米以外的營房，在那裡穿衣。穿上衣服後，每個人都留在原地，誰也不敢抬頭或看看別人。我們就像一群可憐污穢的傀儡，沒有比這更悲慘的境況了，這是誰也沒法想像的。」他們被奪去一切，包括衣服、鞋子、頭髮、甚至是名字。若瑟·高華斯基神父從此被稱為「17350」，左臂也給刺上這編號。一個月後，高比神父(Fr. Maxmilian Kolbe)同樣遭囚禁在奧斯威辛，手臂刺上「16670」。

奧斯威辛的工作情況就像人間地獄。每天清早，天還沒亮，便有人高聲催促他們起床。囚犯必須立即離開鋪着稻草的木床，穿好衣服，像牲畜般趕到洗手間去，因為在五分鐘內便開始分派麵包，遲了便沒有食物，要捱餓直至中午。他們從早到晚不斷工作，早上列隊趕到工場，晚上則以雙倍速度趕回來。

營房不遠處有一列冒煙的焚化爐。那些抵受不了疲累、沒有野蠻搶奪配給品、遲到或奔跑時不支倒地的人，都會死在焚化爐。他們被拋到運煤的手推車上，沒有人理會他們是生是死，但其實也沒有甚麼分別。手推車給推到焚化爐的入口。集中營的指揮官費立奇上尉(Colonel Fritsch)冷笑說：「你們就循煙囪離開吧。」然而，若瑟·高華斯基並不在意冒煙的煙囪。在兩公里以外的平原上，有一座奉獻給進教之佑的慈幼會聖堂。每當想起慈幼會的快樂歲月，他便熱淚盈眶。

追憶往事

高華斯基在 19 年前（1923 年）首次踏足這座進教之佑堂。當時他 11 歲，衣袋放著本堂神父證明他品格良好的信件，跪在童貞聖母面前祈禱，惦念已分別的母親。五年後，他再到進教之佑堂，但衣袋放著加入慈幼會的申請信。他先來這裡向聖母「出示」信件，然後才呈遞予慈幼會院長。

慈幼會神父

初學期結束後，他宣發神貧、貞潔和服從聖願。在發願時，他在靈修日記寫道：「耶穌，請賜我堅強恆毅的意志。我願意成為聖人。沒有你，我便一無所能。因你的愛，我能成就一切。」數年後，他在實習期快結束時，經歷嚴重的靈性危機，使他幾乎放棄聖召，幸好有位出色的神師助他跨過危機。

1938 年，若瑟·高華斯基舉行首祭。慈幼會省會長任命他擔任會省秘書，協助他處理瑣碎的工作，如寫信、分發通函、收集數據等。可是，高華斯基神父沒有忘記他的司鐸身分，隨時準備履行任何司鐸職務，每星期也勤勉地草擬講道詞。他也沒有忘記自己是鮑思高神父的神子。他熱愛音樂，聚集男青年組成活躍的樂隊。然而，第二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，天主正在準備他獻上全燔祭。

信德深厚

奧斯威辛集中營的費立奇上尉認為神父是「社會無用的寄生蟲」。他把神父囚禁在特別的 17 號區域，指派他們執行低賤的工作。他們要全速搬運沈重的碎石、倒下的樹木，也要在崎嶇不平的小徑上拖行木桿。他在集中營寫的信，有 19 封留存至今。當時這些信件須通過審查，因此他必須語調樂觀，但我們可在字裡行間窺見他的堅強意志。1942 年 2 月 12 日，他寫道：「我每走一步，都感到天主的大能。無論我在身在何處，無論我遇上任何事，天主都在護佑我。祂看顧所有國家，也照顧每一個人。」

為信仰受折磨

1942 年 6 月 2 日，集中營最高指揮官下令，奧斯威辛 60 名神父要調往達喬(Dachau)，那裡的集中營囚禁了 3000 名神父。若瑟·高華斯基是其中一個要調走的神父。這些神父出發前先要擠在一起沐浴「消毒」。科拉多·賽維達神父(Fr. Corrado Szweda)憶述說：「我們聚集在浴室等候『消毒』時，奧斯威辛最冷血的屠父帕斯克(Palitsch)走進來，發現高華斯基神父握著一些東西。他大吼：『你手上拿著甚麼？』高華斯基還沒有回答，他使用鞭子抽他的手，一串玫瑰唸珠跌落地上。他命令說：『踐踏它！』高華斯基神父動也不動，於是便立即被調到另一處『受教』。結果，他沒有去達喬，而是在奧斯威辛慘受酷刑至死。『受教』的人下場悲慘，遭受非常殘酷的折磨，只要動作稍為遲緩，便要受鞭打和拳打腳踢。」

6 月 11 日，一群囚犯越獄失敗。長官認為不能只懲罰逃亡者，「為使所有囚犯汲取教訓」，他下令隨機挑選 300 名囚犯到焚化爐受死。高華斯基是其中之一，手上給綑着鐵線，等待處決。然而，長官忽然改變主意，使他暫時逃過大難。他和 10 名囚犯都不用處死，而被送往勞役。他們的處境絕望，過著非人生活。

這些殘酷日子的見證人若瑟·克里特教授(Professor Joseph Kret)憶述：「囚犯因飢餓、勞動和虐待而筋疲力竭，一個接一個死去。一天，賽普中尉(Lieutenant Sipp)凌辱高華斯基神父後，嘲諷地指著他正在受罰的夥伴說：『神父！這些靈魂離你而去了。沒有你的通行證，他們上不了天堂。來！站到水桶上，給你的羊群臨終降福吧，讓他們升天去！』營地裡有個倒置的水桶，高華斯基神父認真地執行命令，攀到桶上，跪下來，劃十字聖號，沉穩地高聲誦唸『天主經』，然後低聲祈禱說：『讓我們為受苦和受迫害的人祈禱。』接著詠唱『萬福母皇誦』，但中午的警報聲打斷他的禱告。」

捨身殉道

西蒙德·科斯基教授(Sigismondi Kolankowski)憶述說：「集中營長官每天都選一些囚犯受教。他們拷打這些囚犯，在院子裡殺死他們。那天晚上點名過後，囚犯已返回稻草床休息。米達斯長官(Chief Mitas)突然進來，喊說：『高華斯基出來！』高華斯基神父經過我身旁時，把他那份麵包遞給我，對我說：『西蒙德，拿去吧！我不需要它了。』然後，他高聲對其他人說：『請為我祈禱，也為迫害我們的人祈禱。』高華斯基被拷打後，還沒斷氣，便給扔進溝渠溺斃。從此，我再沒有見過他了，甚至沒見過他的屍體。他當時只有 31 歲。」

重要日期

殉道真福若瑟·高華斯基

1912 年	生於波蘭克拉科夫
1929 年	宣發修道聖願
1938 年	主持首祭
1939 年	被捕
1942 年	捨身殉道
1999 年	榮列真福

真福

查思洛·喬埃克

愛德華·克里尼

方濟·葛思

賈洛克·華斯基

愛德華·卡斯基

若瑟·高華斯基神父逝世後一個月，波茲南慈幼會青年中心五個成員在另一個監獄遭問吊。他們年齡介乎 20 至 23 歲，為信仰長期受折磨和痛苦。他們出身基督徒家庭，在慈幼會青年中心成長，接受深入的人本教育和信仰培育，積極領導同伴，友愛團結，擁有共同目標，一起推行社會服務。他們的友誼在青年中心開始，至死不泯，在殉道時互相支持。他們同時被捕，但監禁在不同的集中營，於同日殉道，處決方法相同。

徵用青年中心

第二次世界大戰如火如荼之際，軍方徵用慈幼會青年中心，只留給兩個房間給會士，整座建築物和聖堂成為軍隊倉庫。聖心會修士給五位青年一個有鋼琴的房間，讓他們練歌和聚會，但這個聚會場所後來亦被奪去，他們只能市內公園或附近的河畔見面，難怪警察懷疑他們是秘密組織成員。

囚禁及殉道

1940 年 9 月，五名青年遭拘捕。愛德華於某個主日在工作地點被捕，甚至沒有機會跟父母和親友道別。9 月 23 日星期一晚上，政府頒布戒嚴令，方濟甫回家便遭逮捕。其餘三名青年也在夜半於親人面前被捕。他們被帶到波茲南的七號要塞，在那裡受盤問和拷打後，被關進勞改營。1942 年 8 月 1 日，法院宣判他們犯了「叛國」罪，判處死刑。他們站立聆聽判刑，在一輪沉默後，其中一個青年喊道：「願你的旨意奉行。」

遺言

從他們留下的字條，我們得知他們殉道前的生活。他們上斷頭臺前獲准寫信給

父母。雖然信件內容簡短，但顯露他們在獄中的痛苦和高尚情操：

- 「天主給我們這個十字架，也給我們力量背起它。只有天主瞭解我們有多痛苦。」
- 「祈禱是我們晝夜唯一的援助。」
- 「別哭，我們很快樂。」
- 「感謝天主讓我生於公教家庭，使我有力量克服一切。」
- 「離開世界，與基督結合，是多大的福分啊！」
- 「敬愛的媽媽和爸爸，不要悲傷。在天上，我要在天主前為你們代禱。」
- 「別哭，我們今天是有福的。」

他們給脫光衣服，繞在手銬的玫瑰唸珠也遭奪走扔進垃圾籬。他們趁著獄卒稍一分神，便大膽地悄悄拾回唸珠。這些唸珠是他們受苦期間的良伴。三週後，1942年8月24日，團體舉行聖母進教之佑每月敬禮當天，他們給推上庭院的斷頭臺，加入聖道明·沙維豪、真福羅蘭·衛冠納、可敬澤菲林·拿蒙古拉等慈幼會青年「聖人」行列。為世界各地許多為基督信仰而受苦的青年而言，他們是模範和代禱者。

查思洛·喬埃克（22歲）

查思洛·喬埃克自小便與波茲南的慶禮院結緣。初到這裡時，他只有十歲。他父親是警察部法院官員。他在「聖若望·甘迪」(St. John Kanty)修讀高中，同時在慶禮院推動青年小組。戰爭爆發後，由於無法繼續學業，他便在化妝品店工作。據說他生性易怒，但積極主動，充滿活力，沉著冷靜，言行一致，並有犧牲精神。

他獲得院長奧思定·裴喬拉神父(Fr. Augustine Piechura)指導，在基督徒的成全之路日漸邁進，亦深受青年尊重。他的獄中夥伴說：「他品格高尚，心地善良，心靈如水晶般純潔。他與我交談時，我發現他的心靈完全不受罪惡污染……他告訴我心裡最重視的事情，就是避免犯下任何有違潔德的罪，以免玷污自己。」

愛德華·克里尼（23歲）

愛德華·克里尼家裡共有三個兒子，他排行第二，父親是技工。他在奧斯威辛的慈幼會會院修畢高中課程後，於波茲南完成預科考試。波蘭淪陷期間，他在建築公司工作。他的姊妹瑪利亞是烏蘇拉痛苦耶穌女修會(Ursuline Sisters of Jesus in Agonizing)的修女，曾作證說：「愛德華加入慶禮院後，他的信仰生活比以前更有深度。他開始輔彌撒，還邀請弟弟參加慶禮院活動。他雖然生性羞怯，但加入慶禮院後變得穩重活躍。他處事有條不紊，有責任感。在五名青年中，他最積極參與各種活動。事實上，他似乎是最投入的。在慈幼會導師的指引下，他深化神修生活，以聖體聖事為中心，實踐活潑的聖母敬禮，且熱衷於鮑思高神父

的理想。」

方濟・葛思（23 歲）

方濟・葛思生於柏林(Berlin)一個貧窮家庭，父母都在當地工作。他父親是木匠，後來轉至波茲南的電力中心工作。方濟一直希望加入慈幼會的初學院。在德軍佔領期間，他無法繼續學業，於是到工廠工作，有空便到慶禮院，與其他四位青年成為好友，彼此分享理想，領導青年組織。他身體虛弱，經常生病，但性格開朗沉著，富有同情心，喜愛動物，樂於助人。他幾乎每天早上都到聖堂領聖體，每晚誦唸玫瑰經。

賈洛克・華斯基（20 歲）

賈洛克來自波茲南，父親經營化妝品店。由於父親酗酒，最後更拋棄家人，所以他的家庭生活長期以來非常困苦。賈洛克被迫轉校，由姊姊照顧。在這情況下，他在慈幼會慶禮院獲得支持，熱切參與慶禮院的活動。他在慈幼會當輔祭，也參加慶禮院舉行的郊遊和夏令營等活動。他彈鋼琴為聖詩伴奏，參與慈幼會的信仰生活，每天領聖體。他與其他 4 名青年一樣，待人和善、富有幽默感、盡責、以生活作見證。他喜歡沈思默想，致力透過反省生活而瞭解天主的計劃，卻不會因胡思亂想而沮喪。賈洛克是個出色的領袖。

愛德華・卡斯基（22 歲）

愛德華生於波茲南的一個貧窮家庭，父親是鞋匠。他修畢小學課程後，被迫到商店工作，後來轉當技工。他加入慈幼會慶禮院後，培養出色的音樂才能，而且在慈幼會會士指導下，他自幼在家裡培養的信仰熱誠日增，信仰生活日漸成熟。他有空便參與慶禮院活動，且日益熱切參加聖體和聖母敬禮。他在 15 歲徒步行走 500 多公里到捷斯庫瓦(Czestokowa)朝聖。他是聖若望鮑思高小組(St. John Bosco Circle)的主席，熱衷於慈幼會的理想，充滿活力，貫徹實行他的決定，喜歡唱歌，常參與教會的聖詠團和表演獨唱，還在 15 歲時編寫了一些樂曲。

他在獄中表現了冷靜、謹慎、仁慈的特性，非常愛護他的伙伴，經常協助長者，而且一點也不憎恨迫害他的人。

真福若瑟・高華斯基和他的同伴的紀念日是 6 月 12 日。